

# 当他们老了

父母在,不远游。可有这么一群职工,远离父母,年复一年在他乡奔忙。每逢节日,也只能遥祝安康。他们在偏远的戈壁开采石油,他们风吹日晒地修路搭桥,他们辛辛苦苦地建造高楼。无论走多远,父母都是他们最牵挂的人。无论长多大,他们都是父母最爱的孩子。老人们即便没能亲眼看一看那些钻井平台、桥梁铁路和高楼大厦,也会默默地为他们的孩子骄傲。

——编者

## ▼喊声“妈妈”最“巴实”

施工单位常年漂泊在外。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城铁公司沈阳地铁10号线项目部变电作业队队长徐亮最牵挂的,是他远在四川的老母亲。每每在工地附近见到年龄、身形和母亲相似的老人,心里有根线就会莫名地扯动一下。平日除了工作电话,他的主要通话记录大多是打给母亲的,通话时长常以小时计算。看着视频喊声“妈妈”,他心里最“巴实”(四川方言,好的意思)。

邹继刚 摄



邓继云

在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有许多常年远离家乡的建筑工人,一年中跟父母相聚的时间很少。仿佛不知不觉中,父母就变老了。

蒋吉君是四川郫县人,在浦江万达项目做塔吊指挥,今年55岁,家中有一位80岁高龄的母亲。

相距2000多公里,蒋吉君只有每年春节才能回家看望母亲。以前觉得母亲还是“年轻人”,直到去年过年前,蒋吉君陪她上街买鞋,她走一段就要休息一下,才蓦然发现母亲不像以前了。

远离家乡的建筑工人一年中跟父母相聚的时间很少。仿佛不知不觉中,父母就变老了

## 最好的孝顺就是多陪伴

“以前妈妈一直是我心里不老的女神。有一年我们去爬长城,她第一个爬上去,围观的人都说她是老英雄,反而是我爬得累坏了。她说,闺女,慢慢爬,我都要80岁了,还在爬呢!就是在老妈妈的鼓励下,我才登上了万里长城。”说到动情处,蒋吉君声音哽咽。

现在母亲耳朵背,听不清,蒋吉君给她买了助听器,但是老人家不习惯戴。老人也不会用手机。想妈妈了,蒋吉君就打电话回去询问亲友,叫他们发些照片来看看。

钢筋翻样师李红春今年49岁,是河南固始县人。他父母已经去世,现在每年回家都是看岳父岳母。

随着年龄增大,老人家记性越来越差,出门忘记锁门,炒菜忘记放盐这些事经常发生,有一次还把锅都烧烂了。“现在岳父也老了,再好看的电视看不了一会儿就打瞌睡了。”

上次离家回上海的时候,李红春看到岳父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一直盯着他看。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对要出远门的大人恋恋不舍时,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对我依恋,说明他们老了,脆弱了。我不由得难过,希望双老健康!”

26岁的塔吊指挥郝蕾的父母才50多岁,但细心的她发现,爸爸妈妈的头发变白,开始用染发膏;眼睛花了,不戴老花镜看不清报纸;走路久了会觉得累,背有点驼了,蹲下再起来得有人扶着……

当父母开始慢慢变老,最好的孝顺就是多陪伴,哪怕是多打打电话。

20年过去,父亲还活在人们心里

## 如影相随的父亲

黎永娟 口述 李军 整理

人们常说,父爱如山。我的父亲去世时只有33岁,当时我才1岁5个月,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但我人生路上,一直有父亲如影相随。

1986年父亲去世后,他所在单位西北油田牵挂着母亲、哥哥和我的生活,在乌鲁木齐给我们分了房,还给母亲开了调令,工作随她挑。母亲牢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不给单位添麻烦”,坚持留在青海当教师。油田给我和哥哥每人每月40元的生活费,后来增加到160元。我考上大学后,油田承担了我的全部学费。

我比较贪玩,高中毕业只考上了大专,这离母亲的期望相差甚远。但她没有责怪我,还给我戴上大红花,邀来亲朋好友一起庆祝。2006年,我大学毕业,当时西北油田只招聘本科以上大学毕业生,却破格录用了我。我到单位报到时,父亲生前的同事深情地说:“你和你的父亲太像了。”

20年过去,父亲还活在人们心里。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滚滚沙尘遮红日,茫茫大漠少人烟。参加工作不久,我年轻的心渐渐从寂寥的沙漠飞向了繁华的都市,想辞职到大城市去。

2008年,我偶然在《西北石油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卷席筒”与一个英灵》,文章讲述的正是我父亲黎启正的故事。

西北油田勘探初期,父亲是西北石油局地质大队141队副队长。他看到大家每天沿测线前进七八公里,晚上返回营地,第二天再重新往前赶路,造成了人力物力浪费,就带领大家带上铺盖卷,每天前进到哪里,就在哪里露营,第二天卷起铺盖继续前进。他们顶风冒雨,风餐露宿,有时夜里被沙尘



赵春青 绘

我这条小船无论驶多远,也驶不出父母那爱的海洋

## 画在地图上的爱

受,直到我逐渐长大,才发现他也有他的“爱的语言”。

前段时间休假回老家河北衡水,看到父母卧室的墙上多了一张旧地图,上面还用各种笔进行了涂画,在干净整洁的卧室中格外显眼。我问父亲这么脏的地图贴这做什么,并准备撕掉,父亲急忙拦住我说:“这辈子我是离不开黄土地了,只有在地图上旅游旅游了!”为了不惹父亲生气,我没有再去理会那张地图。

下午父亲下地后,母亲叫我去卧室,指着那张旧地图说:“这地图是你爸帮你大伯家拆房时发现的,本来是要扔掉的东西,被你爸捡了回来。那天晚上,他戴着老花镜拿着笔在上面画,我问他在于啥,他高兴地指着‘海宁’跟我说,咱儿子在这里,并在那画了一个‘心’。

自从有了这张地图,他一闲下来就趴在那儿瞅,还不时地乐两声……”听母亲说到这儿,我早已泪流满面,模糊的视线中仿佛看到了父亲戴着老花镜、弓着身子在看地图的场景。

父亲下地归来后,我将打好的温水端过去,清晰地看到了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外出和同学聚会,而是一直在父母身边,我们一起下地锄草、打药、修理棉花枝……

相聚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休假即将结束,我也要回到浙江海宁继续参与西气东输二线钱塘江盾构穿越工程施工。在去买车票回来的路上途经新华书店,我停了下来,买了一张清晰的中国地图和一个放大镜。晚饭后,我在新地图上标出了“海宁”的位置,并将它

藏了起来。

第二天,父亲吃完饭后对我说:“回去好好工作,家里的事不用你担心,有我呢!”然后,他拿着锄头就下地了。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我真理解了岁月不饶人的含义。我将那张旧地图撕了下来,贴上了新的,把放大镜交给了母亲,并教她如何使用。

与母亲告别之后,我背上行囊登上了远去的客车。临近中午收到姐姐的一条短信:“爸说地图很清楚,在外面多注意安全……”我笑了,模糊的视线中又仿佛看到了父亲拿着放大镜、弓着身子看地图的身影。

墙上那面地图,就是父母心中的世界。我这条小船无论驶多远,也驶不出父母那爱的海洋……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当女儿第一次穿着红工衣出现在面前,他好像看见年轻时的自己又回来了



温雪婷

我的老爸叫温海峰,刚好50岁,是冀东油田陆上作业区采油五区的一名普通工人,今年正好是老爸来到油田的第30个年头。

1988年,冀东油田成立不久,20岁的老爸还是一个刚刚走出象牙塔的毛头小伙子,和几个同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这里驻井。

听老爸说,那时候他们几个人挤在一个破烂的铁皮房子里,日夜守着几口轰鸣的抽油机。出了门就是白茫茫的芦苇地,望都望不到边。他们裹着大棉袄,走过狭窄的黄土路,巡检、量油、取样,每天看着太阳从井场上空冉冉升起,再瞅着月亮爬上树梢。他们经历了夏日的大雨滂沱,又遇到过暴雪的洗礼。他们看着这片荒无人烟之地,慢慢变成了钻机轰鸣的石油基地,而我的老爸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白面书生”变成了风里来雨里去的“石油汉子”。

后来,我爸和我妈领了结婚证,开始了聚少离多的婚后生活。那时,我妈在老家教书,距我爸有100多公里的路程。我爸

一年难得回去一次,回家路上要倒两趟车,折腾5个多小时。电话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靠写信联系。

老爸的字特别好看,一撇一捺都整齐潇洒,他不会什么甜言蜜语,只是在信里一字一句地跟妈妈写他每天的生活工作。他会跟妈妈讲磕头机是什么样子的,告诉她今天大家又“得手”一口新的油井。一转眼,信就写了一大摞,日子就这样在思念和期盼中溜走了。

次年夏天,我呱呱坠地。听我妈说,我爸接到电话时,愣愣地什么话都没有说出来,但是在当天夜里就赶回了家,笨手笨脚地抱起了小小的我,笑得特别温柔。可是,那次老爸只在我们身边待了短短5天,就赶回了单位。

后来,7岁的我终于牵着妈妈的手来到了我爸身边,一家3口住进了油田分给我们的、一间56平方米的福利房,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认识了我爸口中的“磕头机”,看到了他每天带回家的红工衣。老爸依然是个老实巴交的普通工人,但在我的印象里,他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有时生了病,也不愿意开口请假,能撑就撑过去了。对于老爸来说,工作永远是天大的事儿,耽误不得。

2011年,我大学毕业。我告诉老爸,我想回来,跟他一样做一名石油工人。老爸一口答应。老爸告诉我,当我第一次穿着红工衣出现在他面前,他好像看见年轻时的自己又回来了,同样一脸稚嫩,却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自驹过隙,冀东油田已经成立30年。我的老爸依然量油、巡检、测气,履行着一名石油工人的职责,而我在基层做通讯员,用手里的相机和笔记录着石油人自己的故事。



老爸(下图)当了30年石油工人,而女儿(上图)做通讯员,记录着石油人自己的故事。

李天楠 摄